

#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小二译

译林出版社

# HEMINGWAY

# 乞力马扎罗的雪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小二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乞力马扎罗的雪 /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著; 小二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1.3  
(海明威精选集)  
书名原文: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ISBN 978-7-5447-8399-6

I. ①乞… II. ①欧… ②小…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79417 号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国] 欧内斯特·海明威 / 著 小二 / 译

责任编辑 王 珏  
创意设计 联邦走马  
校 对 王 敏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Scribner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2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8399-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 目录

## Contents

乞力马扎罗的雪 ..... 1

白象似的群山 ..... 43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 ..... 52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 109

印第安人营地 ..... 117

杀手 ..... 125

雨中的猫 ..... 143

桥边的老人 ..... 149

某件事情的了结 ..... 153

三天大风 ..... 160

医生和医生的太太 ..... 178

世上的光 ..... 185

大双心河（一） ..... 198

大双心河（二） ..... 212

一天的等待 ..... 229

在异乡 ..... 235

## 乞力马扎罗的雪

覆盖着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高19 710英尺，据说是非洲境内最高的一座山峰。山的西主峰被马赛人<sup>1</sup>称作“纳加奇-纳加伊”，意思是“上帝的殿堂”。靠近西主峰的地方有一具冻僵风干了的豹子尸体。豹子在那么高的地方寻找什么，没有人做出过解释。

“最神奇的是一点都不疼，”他说，“这时候你才知道它发作了。”

“真是这样吗？”

“绝对是。很抱歉，你肯定受不了这股气味。”

---

<sup>1</sup>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一个游牧狩猎民族。

“别这么说！请快别这么说了。”

“你瞧瞧，”他说，“到底是我这副样子还是这股气味把它们给引过来的？”

男人躺着的那张帆布床放在金合欢树宽大的树荫下，他越过树荫，看着前方令人目眩的平原，除了地上蹲着的那三只令人生厌的大鸟外，天空中还有十多只在盘旋，它们掠过天空时，在地面上投下了迅速移动的影子。

“从卡车抛锚的那天起，它们就在这里打转了，”他说，“今天是它们第一次落下来。刚开始我还仔细留意过它们飞行的姿态，想着有朝一日写小说时能用上。现在想想真好笑。”

“你别这么想吧！”她说。

“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他说，“说说话我觉得轻松多了，但我不想烦你。”

“你知道我不会烦的，”她说，“我只是因为什么都做不了，感到特别不安。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放松一点，等飞机来。”

“或者等飞机不来。”

“请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肯定有我能做的事情。”

“你可以把这条腿割掉，这样也许会阻止它的蔓延，不过我很怀疑。要不你一枪把我崩了。你现在的枪法很不错了，还是我教会你射击的，不是吗？”

“请不要这么说话。我可以给你读点什么东西听听吗？”

“读什么？”

“随便在书袋里找一本我们没有读过的。”

“我听不进去，”他说，“说话最容易。我们吵会儿架，时间就过去了。”

“我不吵架。我从来就不愿意吵架。不管我们有多紧张，都别再吵了。说不定他们今天会搭另一辆卡车过来。说不定飞机会来。”

“我不想动了，”男人说，“现在走不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除了能让你心里轻松一点。”

“这是懦弱的表现。”

“你就不能让一个人死得舒服点吗？干吗非得骂他？对我说粗话又有什么用？”

“你不会死的。”

“别说傻话了，我眼看着就要死了，问问那帮狗日的。”他朝那些脏兮兮的鸟蹲着的地方望过去，它们光

秃秃的脑袋埋在耸起的羽毛里。第四只鸟飞落下来，它先紧走了几步，然后摇摇晃晃地朝着蹲在那儿的其他三只鸟慢慢走去。

“每个营地里都有这种鸟，只不过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你如果不自暴自弃，就不会死。”

“这是从哪儿读到的？你真够蠢的。”

“你应该考虑一下别人。”

“老天爷，”他说，“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哟。”

他随后安静地躺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越过热气腾腾的平原，落在了灌木丛的边上。黄色原野上点缀着小白点一样停留片刻的野羚羊；更远处，绿色的灌木丛衬托着一群斑马的白色。这个营地很舒适，背靠山丘，大树遮阴，不远处就有上好的水源。清晨时分，一个几乎干涸了的水塘里扑腾着几只沙鸡。

“你不想让我念一段？”她问道。她坐在他帆布床边上的一张帆布椅子上。“有点凉风了。”

“不想听，谢谢。”

“也许卡车会来。”

“我根本就不在乎卡车来不来。”

“我在乎。”

“很多我不在乎的事你都蛮在乎的。”

“没那么多，哈里。”

“喝一杯怎么样？”

“这对你有害。黑皮书<sup>1</sup>上说了，什么酒都不能碰。你不能喝酒。”

“摩洛！”他大声叫喊道。

“来了，先生。”

“拿威士忌苏打来。”

“是，先生。”

“你不该这样，”她说，“这就是我说的自暴自弃。书上说了酒对你有害。我知道它对你有害。”

“不对，”他说，“它对我有好处。”

这么说一切都完了，他想，看来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它了。就这样结束了，在为该不该喝一杯的争执中命丧黄泉。右腿染上坏疽后，他不但不感到疼痛，连恐惧也随着疼痛一起消失，他现在唯一感觉得到的就是疲乏，还有因为这结局而引发的愤怒。对即将来临的终结，他已经失去了好奇。多年来，这件事一直让他困

---

1 一种防治常见病的小册子。

惑，但现在它却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真奇怪，疲倦很容易让你不再去想那些东西了。

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写那些特意积攒下来、想自己能写得足够好了再去写的东西了。不过，他也不会因为试图去写它们而经历挫折了。也许你根本就写不出什么来，而那才是你迟迟不肯动笔的原因。不过他现在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我真后悔上这儿来。”女人说。她端着酒杯，咬着嘴唇看着他。“要是待在巴黎你绝不会得这种病。你一直说你喜欢巴黎。我们本来可以待在巴黎，或者去别的地方。去哪儿都行。我说过我会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如果你想打猎，我们可以去匈牙利，那样也挺舒服的。”

“你的臭钱。”他说。

“太不公平了，”她说，“我的钱从来也是你的。我丢下了一切，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我后悔我们来了这里。”

“你说过你喜欢这里。”

“那是在你出事之前。我现在恨这个地方。我不明白你的腿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要遭这样的报应？”

“要我说的话，先是在腿刚划破时忘记擦碘酒了，然后是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被感染过，就没去管它，再后来，当伤口恶化，所有抗菌药都用完了的情况下，用了那种药性不强的碳化溶液，损坏了毛细血管，导致了坏疽。”他看着她，“还有什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雇一个好一点的机械师，而不是那个半吊子的吉库尤<sup>1</sup>司机，他就会去检查车子的机油，卡车的轴承也就不会烧坏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不离开你那帮人，离开住在旧韦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sup>2</sup>的那帮该死的家伙而找上我……”

“因为我爱你。你对我太不公平了。我现在爱你。我将永远爱你。你爱我吗？”

“不爱，”男人说，“我觉得不爱。从来就没有爱过。”

“哈里，你在说什么？你昏头了。”

“没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头好昏。”

“别喝那个，”她说，“亲爱的，你别喝了。我们必

---

1 非洲班图人的一支。

2 这些地方都是美国富人的居住地和度假胜地。

须尽最大的努力。”

“你努力吧，”他说，“我累了。”

他脑海里出现了卡拉加奇<sup>1</sup>的一个火车站，他背着包站在那里，辛普伦东方快车的大灯划破黑暗的夜空，撤退后他正要离开色雷斯<sup>2</sup>。那是他积攒下来要写的故事之一，还有，早餐的时候，看着窗外保加利亚群山上的积雪，南森<sup>3</sup>的秘书问老人那是不是雪，老人看着外面说，不是，那不是雪，现在离下雪还早着呢。秘书对其他女孩重复道，不是雪，你们看，那不是雪，她们齐声说道，那不是雪，是我们弄错了。但那确实是雪，在他促成的那次难民交换行动中，是他把她们送进了雪地。在那个冬天，她们正是踏着那些积雪走向死亡的。

那一年圣诞节在高尔塔尔山，也是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雪，他们当时住在伐木人的小屋里，那个庞大的方形瓷炉子占去了房间一半的地方，当那个在雪地上留下血脚印的逃兵进来时，他们正睡在填满桦树叶的床

---

1 土耳其西北部位于欧洲部分的一个城市。

2 爱琴海北岸的一个地区，分属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3 南森（1861—1930），挪威北极探险家，国际难民事务先驱，于1922年倡议在日内瓦签订国际协议，给大战后逃离的难民发放被称作“南森护照”的身份证。

垫上，他说警察就跟在他的身后。他们给他穿上羊毛袜子，然后去和宪兵们周旋，直到那些足迹被雪覆盖住了。

圣诞节的那一天，施伦茨<sup>1</sup>的雪是那么的耀眼，你从小酒馆里往外看时，眼睛都被刺痛了，你看见大家都离开教堂往家走。就在那里，他们扛着沉甸甸的滑雪板，沿着河边那条被雪橇压平了的尿黄色的小路，往长着松树的陡坡上走，也是在那里，他们从马德伦小屋上面的冰川一路滑下来，雪像蛋糕上的糖霜一样光滑，像面粉一样蓬松，他记得那种悄无声息的滑行，速度之快，让你觉得自己像一只从高处落下来的鸟。

那次在马德伦的小屋里，被暴风雪困了一周，他们在马灯冒出的烟雾中玩牌，输得越多，伦特先生的赌注就下得越大。最后他把什么都输光了，所有的一切，滑雪学校的资金和整个季节的收益，外加他自己的钱。他能看见长鼻子伦特拿起牌来叫道：“Sans Voir<sup>2</sup>。”那时候赌局不断。不下雪的时候赌，雪下得太大了也赌。他在想这一生他把多少时间花在了赌博上。

---

1 奥地利的滑雪胜地。

2 法文，意为“不用看”。

但是关于这些事他一个字都没有写，也没有写那个寒冷的圣诞节，山的影子倒映在平原上，巴克飞过分界线，去轰炸那些撤离的奥地利军官乘坐的火车，在他们四处逃窜时用机枪扫射他们。他记得巴克后来走进食堂谈起这件事，大家听得鸦雀无声，接着有个人说：“你这个狗日的杀人犯。”

他们杀死的人和当年与他一起滑雪的那些人一样，都是奥地利人，当然，不是同一批人。那年一直和他一起滑雪的汉斯曾属于“皇家猎人”<sup>1</sup>。他们在锯木厂上方的一个小山谷打野兔时，谈起了帕苏比奥战役和对波蒂卡与阿沙诺内发起的攻势，他也从未就此写过一个字。没有写蒙特科尔诺，没有写希艾苔科蒙姆，也没有写阿希艾多<sup>2</sup>。

他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sup>3</sup>究竟待过几个冬天？四个。他想起了那次去购买礼物，他们刚走进布卢登茨<sup>4</sup>碰到的那个卖狐狸的人，想起了那种上好樱桃酒特

---

1 “皇家猎人”是有名的意大利高山部队的别称。

2 这些都是意大利地名。

3 福拉尔贝格是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阿尔贝格是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的一个乡村，该地以滑雪著称。

4 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的一个地区，游览胜地。

有的樱桃核味，还想起了在落满粉状积雪的山顶上的快速滑行，唱着：“嗨！嚯！罗丽说！”滑过最后一段坡道，从那陡峭的山崖笔直地冲下去，转三个弯穿过果园，再飞越那条沟渠，落在小客栈后面那条结了冰的路上。松开捆绑的带子，甩掉滑雪板，把它们靠放在小客栈的木头墙上，灯光从窗户透出，屋里一片烟雾缭绕、充满新酿酒香的温暖中，有人在拉着手风琴。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住在哪儿？”此刻，在非洲，他问坐在身旁帆布椅子上的女人。

“‘格丽朗’<sup>1</sup>。你知道的。”

“我为什么知道？”

“我们一直都住在那里的。”

“不对，没有一直住那儿。”

“住那儿，要不就是圣日耳曼区的‘亨利四世’<sup>2</sup>。你说过你爱那个地方。”

“爱是一坨屎。”哈里说，“我就是那只站在屎堆上喔喔叫的公鸡。”

---

1 旅馆名。

2 旅馆名。

“如果不得不离开，”她说，“你非得毁掉身后的一切？我是说你非得带走所有的东西？你非得杀了你的马、你的妻子，烧掉你的马鞍和盔甲？”

“是的，”他说，“你的臭钱是我的盔甲。我的快马和盔甲。”

“别这样。”

“好吧。我不这么说了。我不想伤害你。”

“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

“那好，我接着伤害你。这样更有意思。这是我唯一喜欢做的事情，但现在却做不了了。”

“不，不对。你喜欢做很多事情，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再吹牛了，好不好？”

他看着她，发现她哭了。

“听着，”他说，“你以为我喜欢这么对待你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估计我是想通过摧毁他人来支撑自己。我们刚开始说话的时候我还好好的，并没有打算开这个头，可现在我像个傻瓜一样蠢，而且在尽我所能地折磨你。亲爱的，别在意我刚才说的话。我爱你，真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